

王損庵先生著

筆麈

于衡藏板



民國十九年六月國
立北平圖書館印行



余幼而好博覽九派百家上弗
探也遇會心更欣然至忘寢食
既寡交游無同好可與從者時
以割股以愛城書為謔登尔
性疎懶不耐收拾輒復失立

其存篋者多近年書蓋千
百中之一二也猶子懋銳以為
有用於世亟後數失因捐
資刻之吁余不肖五十無聞
正坐分心多岐以至此而後



行此以引後生無乃重吾
過也欤然業已成三卷不
可心矣姑書以志吾悔時
萬曆壬寅臘月既望念西
居士王肯堂書



鬱岡齋筆塵第一冊

金壇王肯堂字泰甫

說苑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擊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夫孔子何以知韶樂之作也曰五音之變不可勝窮雖師曠不能盡也反而求之有五音十二律而已五音十二律之初有喤然者而已喤然者之初有寂然者而已寂然之中聖人與童子一體也感於此應於彼猶銅山東崩靈鐘西應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孔子見之矣不然何以爲孔子

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耳目之所接也而曰不可見不可聞何哉當於其相生觀之夫哀生於樂則哀無體樂生於哀則樂無體無體之哀樂豈耳目所能接哉故天



地之變化初無所動也日月之靡所不照初無所見也孔子發明未發之中莫晰乎是矣

天地萬物若在此心之外則不應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山自崩川自竭干人君何事若信得致中和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人君失道能使山崩川竭則所謂山河大地皆依心而建立決非妄語謂天地萬物從太虛而來從太虛而往無有是處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先儒以爲之字下脫反字不知上自不妨曰小人反中庸下自不妨曰小人之中庸若小人一向反中庸而更無中庸者則小人更無化爲君子之理而中庸有不徧之處聖賢立教謂人皆可以爲堯舜悉成謬語矣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非有知而故辭之實無知也則何以能無所不知乎

曰如目焉見一處則不可見餘處唯無見乃無所不見如手焉執一物則不可執他物唯無執乃無所不執故聖人之無所不知乃由於無知也然聖人之無知難信凡人之無知易明故以鄙夫之空空言之叩其兩端謂兩頭把住是鼠入牛角時也空空則無可竭無可竭而竭所竭者何物哉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多卽不多不多卽多非不多而多不存當其多時全不多是多則多非不多也非多而不多不顯當其不多時全多是不多則不多非多也多與不多血脉不斷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太宰以多能爲聖意雖失之而語則無病子貢以聖又多能則多能在聖之外血脉斷矣故聖人覺之曰太宰知我乎

御史大夫李廓庵公嘗問余云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公如何看余對曰惜它尙涉程途未到得家耳公欣然曰正與鄙見合今人皆

以止字爲上章功虧一簣之止但知聖賢終身從事於學而不知自有大休歇之地則止字不明故也公其記之今暇中憶得因筆於此然學道與行路同而不同路卽非家家卽非路處處是路處處是家迷卽是路悟卽是家故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知用筏者不必到岸而後爲到岸卽中流是到岸也會麼

或問雷與風天下之至動也而以爲恒以爲立不易方何哉曰雷與風未嘗動也故能動萬物若先有動則失自體不復更動矣今夫風之飄忽澎湃激揚燦怒至於折大木蜚大屋也而密室未嘗有焉顧搖扇而風輒生可謂未嘗有乎然則密室曠野無之而非風也而其起於青蘋之末怒於土囊之口蓋有爲之扇者也夫雷亦猶是也故義海云鑒動寂者爲塵隨風飄颻是動寂然不起是靜而今靜時由動不滅卽全以動成靜也今動時由靜不滅卽全

以靜成動也由全體相成是故動時正靜靜時正動知此者可以無疑于雷風之爲恒矣

擊辭顯諸仁藏諸用諸家之說俱未快夫仁不可見者也而曰顯用可見者也而曰藏何哉百姓日用而不知非藏乎所不知者一一鋪於日用間非顯乎夫天下之有形者未有不從緣而生者也形莫著於地亦莫堅於地且以地言之其成也微塵聚焉其住也大氣舉焉非緣生而何緣生則無自性故幻術者能使縮上失政能使口神通之人能變爲黃金而滄海桑田之變遷且人能言之有性者不應如是以無性故緣生以緣生故無性則固一條耳而遡而上之則圓融一際千聖所以同流沿而下之則迴轉萬差群愚所以淪墜然則遡而上之無器非道沿而下之無道非器矣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卽器而明道者智味道而執器者愚故曰君子上達小

人下達也

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莫能載者卽莫能破者包含於六合之外也莫能破者卽莫能載者全入於一毫之中也吾聞之吾師曰一盆之水一拳之石足以盡太山滄海夫何故大不自大待小而大小不自小待大而小待小而大則天地可以置於芥子矣待大而小則毛孔容乎虛空矣虛空無形毛孔能容之况天地萬物乎故曰毫釐非細間關其內宇宙非廣蜿蜒其外

人有過而悔自是好事然內典以爲五蓋之一又以爲不定異熟業謂故思已作而不增長故思已作猶言悔作之也若無追悔不修對治名增長業若追悔等則名不增長而又謂之蓋者但了無作自然業空何須追悔故悔卽是障也悔心雖至惡之人亦有之比其久也卽中人不能自克何哉習染深固



執恡而不捨故耳猶欲以物與人而又惜之則將終於不與故古人以改過
不吝爲難一咎而悔卽隨之一悔而吝卽隨之其幾甚微如憂口之妨悔則
亦於其微處着力如嬾安之牧牛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則可以无咎矣
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也遠公云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
勢微卽介也動卽震也雖然有咎乃有悔有悔乃有吝有吝乃有咎如環上
尋始末無有是處今欲去吝而存悔悔卽吝矣故曰雷長芭蕉鐵轉磁石俱
無作者而有是力但了心不取境境自不生無法牽情云何成咎

世說殷謝諸人共集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註家以謝有問殷
無答疑闕文非也夫眼往屬萬形則萬形應引眼俱去不復在我面萬形來
入眼則眼應眯瞤雖愚之甚者能反而思之皆知眼不往形不來也然則一
問之下了知法法不相到法法不相知豈獨眼與色乎若措一語則贅矣或

曰如此則眼與色皆無也而又何以能了了見耶曰如入夢中眼閉而形不接然見諸色像不異寤時則夫了了見者豈關眼與色哉曰了了見者豈心乎曰心如能見盲無目者當能見矣

世說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否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然則至去初無定名本體元自不動故云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客之所以悟服也法華經偈曰是法住法住世間相常住藏疏之不變肇論之不遷皆謂是耳樂令直以麈尾剖析文句而劉辰翁王敬美不解以爲禪機陋矣乎

世說殷荊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爲體答曰易以感爲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耶遠公笑而不答王敬美以爲易理精微廣大謂此非易不可執此言易又不可遠公所以笑而不答此亦是陋措大語友人董玄宰嘗謂余

曰昔訪雪浪恩法師于滅度橋頭招提中至橋上遇一童子問滅度橋在何處童子不應顧笑而去余謂童子之酬機與遠公等耳

世說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曰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蜚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卽小差樂歎曰此兒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或曰樂令所剖析謂何曰按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夢有五種一熱氣多見火謂如人鑽火得火復理火事以煖相分多煖想卽生故夢於火二冷氣多見水謂如人鑿井得水復理水事以冷相分多冷想卽生故夢於水三風氣多見飛墜謂如人乘風登高運轉初息以動相分多動想卽生故夢飛墜四聞見多熟境謂如人坐禪誦經調練身心以慣習分多所習之想卽生故夢熟境五天神與心靈所感謂如人平昔向善喜奉神天以敬奉故念想不忘



故夢天神夫熱氣多以至天神皆因也而皆由想而生豈當復分何夢爲想何夢爲因耶故惟識宗屬之意識以夢中與覺寤定中爲三種獨頭蓋一念不生萬像安寄則因亦想也東坡居士曰世人心因塵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爲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復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紫栢老人寓余齋口與余讀夢齋銘而示余以偈曰開眼見山河合眼山河見能見既本一所見豈有二雖分夢與覺能所覺夢等如覺乃有待夢或無待者無待則獨立何塵相引授以此觀覺夢開合見非異但習俗橫執謂夢覺眞僞如開眼無想合眼夢自除吾本來覺者非覺夢所囿只此不囿光照物初無累明了若未起覺夢亦無地解此可轉經用此經無字無字轉無歇塵刹

熾然說

余一日讀六祖壇經至付囑第十云師喚門人法海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爲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卽離二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問有以無對問無以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成中道義因是而悟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皆取對法也解釋無慮千萬家而以不知對法故愈遠而愈謬不然喜卽樂也而不嫌重出何哉夫人無喜則無怒無怒則無喜此人之所知也當其喜時求怒不可得當其怒時求喜不可得亦人之所知也然則喜本無喜待怒而有喜怒本無怒待喜而有喜怒哀樂亦然夫相待而有則有待而未始有待也非中而何陰本無陰因陽有陰陽本無陽因陰有陽虧其一必喪其兩是立乎陰陽

之先者也非道而何或曰如是不幾於斷滅乎曰但除相待之名非滅一真

之性且如是立言則卽已發而見未發矣非以冥如木石爲未發也陰陽既

交萬物紛然而無非陰陽未交萬物未生之始矣非離陰陽而言道也

陽一陰二

字正言其
未交也

或曰卽已發而見未發之中是矣則何以爲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乎曰春一至

而萬物敷榮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所謂中節

之和則春之散爲紅黑甘苦者也而所謂未發之中則因紅黑甘苦而歸功

於春也或曰春發於物矣何以爲未發乎曰春若已發則失自體不能榮萬

物且今歲有春明歲不應有春何以故爲已發故

或曰王陽明言衆人無未發之中如隔日瘡雖寒熱未發不可謂無病然乎曰

以瘡譬衆人亦近之然於中庸之旨悖矣中庸明許喜怒哀樂之未發卽謂

